

改革与开放前沿

中国创造学刍议*

简红江 何国蕊 赵海峰 何国忠

【提要】创新作为当代的主话题，为中国创造学发展开辟了广阔视野。但中国创造学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呈现的诸多困境，制约着中国创造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创造学理论研究系统深度欠缺、本土特色淡薄、创造学专业设置尚缺；创造教育观念模式变通缓慢、家庭成长环境创新精神薄弱。因此，本土特色的创造学理论研究、创造学理论与创造实践互动的良态局面、宽容教育理念与民族创新心理结构等，是中国创造学走出困境的现实诉求。

【关键词】中国创造学 中国创造 学科困境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6-0025-05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然而，创造学引入中国内地已有三十多年发展，其理论发展“仍囿于狭小的范围内，中国创造学并没有走出‘小创造学’的思维怪圈”^①的境地，致使创造学学科地位未能确立，中国创造在创新实践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由此也引发出深层思考：一是创造学理论建树不够；二是创新痼疾根深蒂固。创造学理论研究的著作与论文数量增速很快，但主要还是对国外创造学的跟踪与模仿。现有创造学理论不能有机融入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国创造实践与创造理论隔离现象较为突出。同时，在科研立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成果评价等方面，创造学常常依附于其他学科以求生存之地，导致创造学业余化、边缘化现象十分明显。凡此种种，均是构成中国创造障碍的重要因素，中国创造任重道远。对中国创造学而言，“进一步的挑战就是为创造性的事实和模式建立一个元系统”，^②为中国创造储备丰厚理论基础，从而启迪中国创造实践。

一、中国创造的学科问题分析

(一) 创造学理论研究系统深度欠缺

笔者通过高校图书馆系统，检索筛选出相关创造学专著1000部。同时，通过中国知网，笔者以“创造力”、“创造教育”、“创造思维”与“创造技法”等为题名分别对期刊与博、硕论文进行检索，得到“创造力”相关学术论文4052篇，博士学位论文17篇，硕士学位论文281篇；“创造教育”相关学术论文104篇，博士学位论文3篇，硕士学位论文28篇；“创造思维”相关学术论文762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10篇；“创造技法”相关学术论文114篇，博士学位论文0篇，硕士学位论文2

* 基金项目：遵义医学院博士启动基金“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创造学建设与发展的意蕴”(F-592)。

① 简红江、刘仲林、龙艺：《天人之学：中国创造学之哲学命理》，《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② Istvan Magyari-Beck, Creatolog: A Postpsychological Stud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994, 72.

篇(以上数据起止时间:期刊学术论文为1985~2014年,博硕论文为2000~2014年)。尽管这些数据不能完全囊括创造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但对其研究现状仍具有显著的启示作用。如表1所示:一是在创造学理论研究中,创造力研究很受重视,而创造技法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同时,创造教育与创造思维的研究也出现冷清局面。可见,我国创造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失衡性。二是在学位论文方面,创造学理论研究状况发人深思。博士学位论文数量明显少于硕士学位论文,“创造思维”与“创造技法”两个领域的成果呈现极弱信号。从全部成果中学学位论文研究所占篇数比例来看,创造学理论研究仍缺乏足够的系统性与创新力度。可见,创造学研究现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创造学学科体系不成熟”^①的问题仍摆在我国创造学理论研究的紧要关口。

表1 中国创造学理论部分成果情况

项目 时间 (年)	论文(篇)											
	博士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期刊学术论文			
	创造力	创造教育	创造思维	创造技法	创造力	创造教育	创造思维	创造技法	创造力	创造教育	创造思维	创造技法
2000	0	0	0	0	1	1	1	0	189	134	60	5
2001	0	1	0	0	5	2	1	0	182	93	53	3
2002	0	0	0	0	5	2	0	0	200	80	41	1
2003	0	0	0	0	8	0	1	0	181	52	39	2
2004	0	1	0	0	11	3	0	0	141	55	31	7
2005	0	0	0	0	12	6	0	0	167	37	28	6
2006	1	0	0	0	13	2	2	0	190	21	35	3
2007	1	1	0	0	22	4	0	1	223	36	53	4
2008	0	0	0	0	21	1	2	0	205	34	39	3
2009	2	0	0	0	19	1	0	1	222	23	54	0
2010	4	0	0	0	26	2	2	0	246	23	35	2
2011	4	0	0	0	38	1	0	0	269	27	22	3
2012	1	0	1	0	35	1	1	0	277	17	26	6
2013	4	0	1	0	49	1	0	0	312	18	21	0
2014	0	0	0	0	16	1	0	0	320	16	22	0

(二) 创造学理论研究本土特色薄弱

“西方文明不是惟一的文明,而且西方的思维方式也不是惟一先进的思维方式。”^②然而,从目前我国已经出版与发表的创造学成果来看,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多沿袭于国外成果,在立足本土特色方面显见薄弱,即未形成中国特色创造学理论整体风格。在理论观点方面,要么直接引用,要么变换增减、掠为己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直接拿来、模仿的方式甚多。诚然,这些创造理论与思维也许对中国制造阶段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中国创造需要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特色的创造理论与思维指导。因此,形成中国文化底蕴特色的创造理论,就成为推进中国创造实践的当务之急。虽然在中国创造学理论探索中,亦呈现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景观,如傅世侠、罗玲玲的《科学创造方法论》、庄寿强的《普通(行为)创造学》、甘自恒的《创造学原理和方法——广义创造学》、刘仲林的《中国创造学概论》、李嘉曾的《创造学与创造力开发训练》、袁张度的《创造学与创新方法》等,从不同角度代表着本土创造学的理论思路,闪现着星火燎原的希望。但总体而言,中国创造学研究与应用并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国外思维束缚,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创新内质,从而没能形成推动中国创造的文化根源力量。

(三) 创造学学科地位空白,创新认知浅层化

在2009年中国教育部颁布的学科分类表中,有12大门类、86个一级学科、386个二级学科,但创造学无处寻觅。在2010年度教育部备案或设置的高等学校1887个本科专业中,亦难寻创造学专业踪迹。创造学学科设置缺位的现状,似乎偏离了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宗旨。因为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一系列创造理论的指导,没有创造学学科支撑的创新理论是散乱的、

^① 刘芙、陈爱玲:《高校开展创新教育的困境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② [日]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周林东译,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无系统的。在创新实践中，这必然造成创造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创造的含混认知与不准确把握。尽管目前我国有 100 多所高校开设了创造学相关课程，但课程开设所呈现的盲目性、定位的模糊性等，势必引起创造学学科置身领域的凌乱状况、课程开设层次与时数的游离状态、修学方式的误区、创造学教学队伍的松散等。这一现实不仅不能有效地提供创造学教学的有利环境，而且给创造学学科与专业发展带来了认识上的偏见。在教育思维上，创造学难以定置的学科地位与艰难的发展境遇，最终会带来创新主体对中国创造的浅层化理解。而中国创造学学科定位的困境，给中国创造带来的一定理论困惑，必然引发创新主体对创新型国家认知的落后。

二、制约中国创造的痼疾分析

（一）教育体制模式变通缓慢，个体创新精神受阻

深受西方教育观念及其模式影响，我国近代以私塾为主的教育程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民族落伍的历史背景下，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科技进步的冲击下，中国近代社会出现了新的教育理念。然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动，使引进的西方教育模式处于浅层状态，并没有发生深刻的变革，没有开掘出中国创造的光明景象。新中国成立后，在前苏联教育与学科发展范式内，所形成的中国特色“填鸭式”教育风格，致使中国创造失去生机。在此教育风格的惯性作用下，中国有了一体化教育管理体制。中国创造进入历尽艰辛的跋涉过程。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也进行了改革，但与世界教育前沿相比，却未能跟上步伐。传统教育体制下，行政干预教育过多，教育认知、教育模式等，与自由变通的创造观念、创新模式等形成了鲜明反差。“缺乏宽容精神的学校教育和教学管理是扼杀个体创新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这种制约不仅从外在的角度以社会控制的形式压制个体创新思维的发展，而且从内在的角度以思维习惯的形式抑制个体创新思维

的生成。”^① 这正是对中国教育观念、模式深层次问题的本质揭示。在这样教育环境下，个体创新意识难以成长，潜藏的普遍个体创新力不能得到有效开发，中国创造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二）家庭成长环境创新精神式微，中国创造缺少爆发力

“人总是在家庭环境中接受最初的教育，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萌芽通常也是在家庭中培育出来的。”^② 然而，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家庭生活生产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普遍的家庭创新教育思维观与创新精神的产生。在劳动工具简单、生产力落后的时代，这种稳固的农耕家庭生活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中华文化稳定观念的潜藏惯性。与近代西方文明相较，此种农耕家庭生活生产方式显得创新不足，安稳有余。由此，“小富即安”的认知观念普遍存在。创造、创新力显见单薄。中国创造失去了爆发力。虽然威严的家族家长等级制对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产生了一定作用，但从家庭成员间的心理与行为上看，创造、创新的勇气与胆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长辈对晚辈耳提面命、同辈间动不逾矩的生活理念，无疑构成中国家庭单元生活的主体色调以及创新力的缺乏。整体观之，尽管现代中国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求稳生活观念并没有淡化，其仍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劳动大众的思维中。在民族心理结构方面，这种普遍而稳固的家庭单元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观念，也成为中国劳动大众自由创造、创新思维的阻碍。事实上，中国家庭求稳守旧的生活方式，压制了创造、创新思维，构成了对中国创造学理论与实践的不利社会因素。

① 上官子木：《创造力危机：中国教育现状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页。

② 肖云龙：《脱颖而出——创新教育论》，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1 页。

三、前景与对策

鉴于上述分析可见,当前中国创造学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创造学还要进一步突破“恶意创造力”与“创造力阴暗面”^①的瓶颈制约,方能开创广阔的学科发展空间,体现出创造学“唯创”、“唯新”的顽强品质。

(一) 形成系统广泛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创造学理论、创新视野

目前,在中国创造学理论研究方面,不管是专著出版还是论文发表,已有一些初步的理论成果。这是任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备基础。但就中国创造学学科整体建设状况看,学科体系凌乱,诸多学人各持己见。创造学领域中的许多基本概念表述不一,内涵有别。有些方面甚至出现矛盾冲突,缺乏沟通。因此,在创造学理论研究方面,应积极拓展学科研究范围,将创造学原理不断延伸到其他学科领域,形成广泛的学科交叉局面,以促进对中国创造的实践运用。同时,不再只改头换面地援引国外创造学理论,而是在援引的基础上,注意形成中国创造学本土特色的理论研究。在中国文化特色基础上,研究“智力技能、知识、思维风格、个性、动机、环境”^②等创造理论。尽管这一主张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过,甚而有学者已经进行探索并取得相当成果,但从目前研究现状看,本土特色研究仍缺乏足够的创新视野。尤其要重视形成中国创造学理论的核心基点及中国创造学理论研究应有的本土特色与方向性。

(二) 形成中国创造学理论与创造实践互动的良态局面

创造教育是传播创造学理论的重要方式,对创造学理论的学习、掌握与领悟,有利于工作者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能动性,反之亦然。创造实践对创造学理论有着不可或缺的补充功能。创造学理论的学习与掌握为工作者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只是工作者迈向创造的第一步。创造成果的获得尚需工作者在创造学理论的指引下,于实践中形成新的思维形态,进而不断对已形成的思维反复构思、加工、提炼,最终获得完

善的创造成果。不管是理论成果,抑或是实物成果,都是前期创造理论否定之否定的改造。同时,创造实践过程中所获取的成功经验也不断丰富既有的创造理论。可见,创造理论与创造实践这一辩证运动关系,要求各类学校在培养学生创造、创新的过程中,不但应注意创造理论的传播与教学,同时,也应注意创造、创新所需要的实验基地、创新基地等硬件设施建设。在重点抓好大学创新基地建设的同时,还要广泛建设各类创新基地,形成“纲举目张”的创新网络结构。将创造、创新思维真正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与科研中,推动创造学理论教学队伍的成长,推进创造学理论与生产生活的结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创新模式与知行合一的有效机制。在实现创造学理论与创造实践的有机统一过程中,自然会形成中国创造学学科的应有地位。

(三) 形成宽容教育理念与民族整体创新心理结构

“宽容”是教育的内生力量之一。教育所采取的一切积极向上的措施,是在一种宽容理念下对受教育者的重新塑造,是重塑个体与民族的完整灵魂。创造教育论认为“创造学不是单纯的知识或技法,而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生命觉醒。”^③此正是中国创造学的初衷。在宽松环境下,受教育者就会形成豁达的思想意识,免受陈规陋习压制,不断突破旧有框框,迸发创新能量,进而推动教育向纵深发展。宽容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与创造学之诉求有着本质的一致性。尤其是教育方式的适时变通,如允许受教育者大胆尝试、宽容创造者失败等,是取得创造成功必不可少的外在因素。同时,在宽容教育理念下生成的教育模式,是促成家庭生活

① Melanie L. Beaussart, Candace J. Andrews, James C. Kaufman, Creative Li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tegrity [J].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013, 9.

② [美] 罗伯特·J·斯滕博格:《智慧智力创造力》,王利群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130页。

③ 刘仲林:《中国创造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自由心理结构不可缺少的能动因素。在现代教育视野下，教育宽容必然带来家庭成员间一定的宽松自由空间。自由度越大，家庭成员的独立性就越容易形成，就越容易激发家庭成员个体创造的心灵火花。事实上，宽容教育与家庭成员间的正向关系，在一定层面上，也必然促进民族整体创新心理的形成。中国创造所需要的宽容教育与宽松的社会环境因素，也是中华民族生命力旺盛的内在要求。

四、结语

中国创造所面临的困境勿庸讳言，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不仅是中国创造学领域关心的话题，而且也应成为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创造不是单纯跨越“中国制造”鸿沟的行为，而是中华民族形成“自主创新的根本价值取向”^①的重要保证，是民族复兴、创生不已的象征。中国创造学及其理论所涉及的“学习、创造和创新的相互依靠的过程是固定于社会关系中的每个领域”。^②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创造学及其理论研究的核心基点，是要发掘出个体

与民族的整体创造性，展示出中国伟大创造力与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内蕴力。由此可见，中国创造困境的解决，不仅关乎创造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更是涉及中华民族发展的深层命题。

本文作者：简红江是遵义医学院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何国蕊是同济大学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赵海峰是同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通讯作者何国忠是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昆明医科大学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左 杨

-
- ① 简红江、闫永：《文化视角下自主创新教育的难点及对策》，《科技管理研究》2012年第11期。
- ② Allen John Scott, *Beyond the Creative City: Cognitive-Cultura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Urbanism* [J]. *Regional Studies*, 2014, 484.

On Chinese Creation Studies

Jian Hongjiang He Guorui Zhao Hai feng He Guozhong

Abstract: As a leading topic, innovation has opened up an enormous fiel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reation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Chinese Creation Studies, however, is hindered by various predicaments in both its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he lack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sufficient fusion of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shortage of specialized degree programs, the slow adjustment in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Chinese Creation, the scarcity of innovative spirit in family life, the conservativeness in social practices and the want of creative thinking. The ways to get out of these predicaments include conducting systematic theoretical researches, cre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Creation, tolerance in educational concepts, encouragement of initiative in the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pioneering view of practice.

Keywords: Chinese Creation Studies; Created in China; predicaments